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69期

2012年5月30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阿尔及利亚为什么免遭“阿拉伯之春”？

法国马赛高等商学院教授 叶海亚·祖必和

【编者按】阿尔及利亚于2012年5月10日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长期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一举赢得221个席位，约占总共462个议席中的48%，稳居议会第一大党，比第二大党“民主民族联盟”所获席位（70）多出3倍有余。与多数西方媒体预测的相反，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名誉主席、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不仅没有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反而似乎更受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欢迎。为什么阿尔及利亚能够躲过“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为什么民族解放阵线能够避免垮台的命运？为什么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能够安然无恙？2012年5月30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现任法国马赛高等商学院国际关系与国际管理教授的叶海亚·祖必和（Yahia H. Zoubir）就这些问题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发表同名演讲，以下为叶海亚·祖必和教授讲座内容的摘要，经作者同意在此刊出，供参考。

在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倒台之后，很多西方人都预测阿尔及利亚会成为下一个“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对象，随着阿拉伯的专制政权一个个倒台，这种猜测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整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都有很多相似的模式，腐败严重，裙带关系盛行，甚至于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体制化的东西。中



东国家走向了共和，但却进入了所谓“共和王朝”的时代，穆巴拉克、本阿里、卡扎菲等等，都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1970至1980年之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阿拉伯国家免受冲击，由此产生了一种“阿拉伯例外论”。有人认为是伊斯兰教本身使得阿拉伯社会更易于接受威权政体，人民更倾向于拥戴威权统治。同时，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威权政体的领导人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现了向新威权主义的转变。他们一方面讨好西方，另一方面做出变革的姿态，改变其内外形象，并且实行了定期的选举，由此使政权得以维持和发展。所以人们在突尼斯倒下以后就热烈地讨论阿尔及利亚出现类似情况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中东国家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如果你看去年一到三月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几乎通篇都是“阿尔及利亚是否下一个”的争论。

但我们的观点是，阿尔及利亚是一个例外，伊斯兰势力不会掌握政权。而且最近的大选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说到“阿拉伯之春”，我们认为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之春”早在1988年就已经发生过了。并且当时的运动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给整个阿尔及利亚带来了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阿尔及利亚一直在民族解放阵线一党统治之下，党的领导人虽然不是当年领导独立战争的那帮人，但他们仍是反殖民斗争成果以及革命政权合法性的继承者。1988年发动起义的是社会中的年轻人，他们迫使政府对社会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这次变革影响非常巨大，国家宪法被修改，结社等自由民主权利得以放开，一夜之间出现了64个政治党派，其中包括“伊斯兰拯救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 – FIS)。FIS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而是包括了许多不同党派，如圣战者和萨拉菲教派人士等。这是唯一可以对政权构成潜在威胁的党派。FIS在其后举行的选举中占据了上风，危及民主进程。当局以激进意识形态为由中断了第二轮选举，因为FIS赢得了第一轮选举。阿尔及利亚从1989年到现在一直享有着阿拉伯世界几乎最高程度的新闻自由。1989年的变革是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之春”，或者叫“阿尔及利亚之春”。人人享有言论自由，电视上有公开的辩论，城市实行了自由选举，FIS赢得了胜利，这是1990年6月的事情。然后是1991年立法机构选举，情况就变得复杂一些了。我不知道当时的政府是否知道FIS会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但是确实还有很多人投了弃权票，这些共同导致了FIS在第一轮选举中的获胜。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呢？阿尔及利亚例外论对今天有什么影响呢？从1992到2002年，阿尔及利亚处于一个非常悲惨的状况。大量的人死去，人们早上出门都不知道是否可以活着回来。我自己家里就有人被伊斯兰武装组织杀害。这种恐惧困扰着整个阿尔及利亚社会。曾担任过外长的布特弗利卡自1999年就任总统以后，阿尔及利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民族主义高涨，国家实现发展，

很多人摆脱了贫困，腐败虽然存在但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就业机会增多，人们相信这个国家在向前发展。布特弗利卡依靠军队的支持上台，但是选举本身是公平的。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国家的和解进程，“放下武器，我们将对你们宽容”，是当时的政策。他给人民带来了和平，人们可以放心地在晚上出门，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布特弗利卡在人们心中不是穆巴拉克，人们看到了他执政期间的成就，他很受民众欢迎，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民众。这一时期正好也赶上了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所以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在发展，有钱进行新的建设。

另外一点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58 – 1962）是中东国家中最血腥的一场独立战争，超过一百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最后这个国家才赢得独立。所以到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以后，阿尔及利亚人认为他们的鲜血已经流的太多了。这并不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不抱怨，不反抗，而是当突尼斯发生自焚和动乱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会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只是阿尔及利亚的自焚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动乱。2011年1月5日阿尔及利亚爆发了食用油和食糖提价所导致的抗议。当时政府对主食提供补贴，所以想提高食用油和食糖的价格，由此引发了抗议。有5人在抗议中丧生，但不是被警察所杀，因为警察接到命令不准开枪，不准使用实弹，因为当局知道这会导致不可控制的冲突。之后政府决定将食用油和食糖的价格降低41%，为其提供补贴。因为政府对经济进行全面的人为控制，凭借阿尔及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政府可以收买整个社会。阿尔及利亚外汇储备很多，多达2000亿美元，这对解决国内问题十分重要。所以随着政府降低食用油和食糖的价格并采取其他相应措施以后，动乱很快就停止了。法国媒体曾问我阿尔及利亚是否下一个革命国家，我说我不这样认为。尽管这个国家有诸多问题，但是它不会发生剧变。2011年1月的动乱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反倒是埃及和利比亚陷入了“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混乱之中，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阿尔及利亚的压力。动乱结束后，年轻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阿尔及利亚对周围的变化并非无动于衷。阿尔及利亚政府在1992年2月启动了国家紧急状态法，在2011年2月最终将其解除，以响应公民社会和市民代表的要求。不过军队的影响仍然存在，政府对示威游行也有限制。布特弗利卡总统曾说，我不想在枪口下实施改革，我会寻找自己的改革节奏。他在2011年4月5日宣布会进行重大改革，承诺修订宪法，给予妇女在政府和未来选举中更多的权利。原先不允许成立新的政党，但是在2011年12月却突然宣布允许创立新的政党，结果两个月的时间内产生了21个新党。政府担心民众参与率过低，希望多党竞争可以吸引更多人参与投票，这样投票率就可以提高。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计划在今年5月份举行，而这些新党在3月份才获



得了合法地位，在5月份投票前没有多少时间让公众了解它们。对于选民来说，与其选择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党，不如投票给长期执政的总统党，或者广为人知的其他政党。

为什么阿尔及利亚可以成为一个例外呢？布特弗利卡是老一辈革命者，在这方面他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这可以说是阿尔及利亚成为例外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布特弗利卡从投身革命和争取国家独立时就得到了合法性支持。也许有人会怀疑政府在此次选举中舞弊，但是考虑到有来自欧盟、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500名观察员监督选举，舞弊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便有也是很小规模的。人们选择了熟知的党派，选择了总统所在的党派。伊斯兰势力组成了绿色阵营，但是仍然失败了。人们讨厌伊斯兰势力，即便有了全国的和解，即便伊斯兰势力在商业和非法经济部门占有很大的比重，但伊斯兰势力还是未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支持。根据阿尔及利亚宪法规定，总统提名总理，所以总统仍然可以控制大局。总统拥有他所需要的资源来进行真正的改革。

总之，阿尔及利亚免遭“阿拉伯之春”，或者说阿尔及利亚的例外，首先与其自独立以来的两次悲剧性历史事件有关：一是独立战争中超过100万人丧生，二是20世纪90年代的悲剧。另外一个原因是布特弗利卡很受民众拥戴，人们很难把他作为攻击的目标。还有一个原因和民众有关。阿尔及利亚人是很骄傲的一个民族，他们不愿意模仿任何人，这是阿尔及利亚民众的心态。北约在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很糟糕的词语，当年阿尔及利亚在反法独立战争中，北约是支持法国的。当阿尔及利亚人看到北约轰炸利比亚的时候，他们的反响非常强烈，而布特弗利卡总统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心态，说如果你们不想重蹈利比亚的覆辙，就来参加国民议会选举吧。所以阿尔及利亚人没有心情去搞什么起义。他们的心态中天生具有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成分，他们不关心西式的民主，他们要的是好的治理，是满足人们的需要，是自由、尊严和公正，在政府中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可以预测的是，短期之内阿尔及利亚不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动荡。而且周边地区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利比亚和埃及的状况不断恶化。我不太确定西方是否希望阿尔及利亚保持稳定，因为利比亚现在的情形已经很让人头疼了。

(邢淇治译，王锁劳校)